

註陸宣公奏議

四

舊刊陸宣公奏議

四冊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楚琳作亂殺鳳翔節度使張勳乃叛將也
奉天團練使韓愈遣使入貢上不得已
變而心謀之議者言楚琳若不隄防恐生窺伺由
是楚琳使者數輩至上皆不引見留之不遣贊
上以奏一釋然開宿善特

右件官比緣性行無良多為時議所惡頻被封章論奏言其
心挾兩端若不隄防恐妄生窺伺謂宜斥絕用杜姦邪近者
鳳翔使來絕不蒙恩召見滯留數輩並未放還伏恐陛下不
忍忿心頗從輿議以臣意竊謂非宜李楚琳乘時艱危俶
擾岐下賊殺戎帥款結兇渠奉天之圍頗亦有助其於叛亂
海內彰聞論者今始紛紛一何知見之晚邪但以乘輿未復
大憝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宜速告身刻是爭商嶺則

道迂且遙維谷復為盜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襄斜斜余慶切

南谷名襄也谷名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絕以諸鎮危

疑之勢居一逆誘惰之中洵洵群情各懷向背賊勝則往我

勝則來其間事機不容差跌儻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

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其勢豈不甚病哉

且楚琳本懷唯惡是務今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故通

鋪涂將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為念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便

足集事儻能遷善亦可濟師今若徇褊狹之談壘猜阻之跡

懼者其眾豈惟一夫自昔能建奇功或拯危厄未必皆是索

矩之士溫良之徒驅為擾馴唯在所馭朝緝兇悖又謂忠純

始為寇讎終作卿相知陳平無行而不棄史陳平相出家或

王平之有九益於又自下論漢王平平平平平

將諸將乃忿韓信自王而遂封假王漢王大怒用陳平計

不取復言前通以折理獨全韓信臨死曰恨不用陳平計

良計乃遣良信為齊王前通以折理獨全韓信臨死曰恨不用陳平計

以積恨先賞史留侯世家曰上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

祖所以恢帝業也置射鈞之賊而任其才管子內言云威公

吾乎公曰彼親射寡人中之鈞殆於死今乃用之何乎曰彼其

難見公辭焉曰女為惠公來求殺子命女三宿女中宿至何

雖罪惡不得不容適時之宜雖仇讎不得不用陛下必欲精

求素行這挾帝疵則是改過不足以捕愆自新不足以贖罪

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况阻命之

輩為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斯輩非小所宜速圖孔子

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君陳曰

無忿疾于頑又曰必有忍其乃有濟伏願陛下必以英主大

畧聖人格言為元龜固不可納腐儒小忠以虧撓興復之業

也臣不勝憂國至計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比在奉天將士並賜名定難功臣今宰臣

等商量慮從中官辛苦至甚亦合依例並賜此名朕以南衙

朝士之中有經奉天重圍又似御等昨者奉赴行在涉歷危

險亦極艱難今不問中官朝官但經重圍又到山南者並

賜此名朕以南衙朝士之中有經奉天重圍又似御等昨者奉赴行在涉歷危

賜名定難功臣卿宜商量豈不穩便者陛下惠露誓御仁治
庶察念隨難之憂危恤從巡之勞苦議增寵飾將錫嘉名事
雖未行意則已就凡在貴近固知銜恩膺旨淹詳復詢庸賤
惟精惟慎允謂防微顧省何知屬當下問臣若自貪榮號傍
懼怨憎因循順成不極所見心且知負如天鑒何是以不揆
言之淺深不計身之利害但輸狂直唯聖所裁臣聞賞以懋
庸名以彰行賞乖其庸則忠實之效廢名浮於行則濫冒之
弊興一足以撓國權一足以亂風俗授受之際豈容易哉頃
以駐蹕奉天迫於患難竟讓兇逆實賴武人遂旌定難之勳
特賜功臣之目名頗符實事亦會時所需雖多誰曰非允至
如宮闈近侍班列具臣雖奔走格居各循厥職而驅除剪伐
諒匪所任又屬皇輿再遷天禍未悔見危無補曷謂功臣致
寇方深孰云定難縱使遭罹圍逼跋履崎嶇難則當之定將
安據勞或有矣功其謂何大凡有生之倫莫不各親其類
彼貴我抑惟常情歟異哉同亦是常性臣忝搢紳之列又當
受賜之科竊自校量猶知不可而況於公議乎况於介冑之
士乎人之多言察所不至必謂陛下溺愛近習故徇其苟得
之情況該群司以分其私昵之謗怨不在大釁皆自微必將
沮戰士激勵之心結勳臣憤恨之氣所悅者寡所愠者多所
與者虛名所失者實事所悅者臣下之夸志所病者國家之
大猷利害皎然不為難辨且名者眾之所評也是曰公器亦
為爭端覈之至精猶患相軋或乖當安能勿踰以漢高之
制服雄豪太宗之削平區寓天下既定乃論功勳有蕭曹之
殊庸有房杜之碩畫戩守經略俾乎殊倫猶謂豐沛故人刀

筆文吏諸將不服頗相訐揚史記蕭丞相出家高初封何為
汗馬之功勞元徽傳太宗第功以賞以元齡杜如晦為弟
至攘袂指天指天誓師良傳誼譁訟竟知今國步猶艱王化未洽方資
傳偶語謀反良傳誼譁訟竟知今國步猶艱王化未洽方資
武力以殄寇讎蓋非恩倖競進之時文儒角逐之日當功而
獎尚恐未字題文非功固宜見誚儻有節効尤著理當褒崇
賞典甚多何必在此其餘別無績用例徇驅馳且俟賊平甄
錄非晚

典元論賜渾瑊詔書為取散失內人等議狀

右德亮承旨并錄先所散失內人名字令臣撰詔書賜渾瑊
遣於奉天尋訪以得為限仍量與資裝速送赴行在者頃以
理道乖錯禍亂存鍾陛下思咎懼災裕人罪已屢降大號誓

卷六

四

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懲忿釋怨昭仁戴明異力同心
共平多難止土崩於絕岸收板蕩於橫流殄寇清都不失舊
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深悔感於神人故得百靈降康
兆庶歸德苟不如此自古嘗有擲棄官闕失守宗祧繼逆於
赴難之師李懷光之師本為赴難而來再遷於蒙塵之日
二十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鄭州故有再遷之說不踰半歲
而復興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郊甸遠周寰
瀛百役疲瘵之毗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竦肩想
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列祖垂裕
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殃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為戒以居
上為危以務理為憂以復言為急損之又損尚懼汰侈之易
滋艱之惟艱猶恐戒慎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

謀終則何有夫以內人為號... 官掖如此等輩固繁有徒但心傷多豈憂之便剪除元惡曾未決辰奔貨往來道路如織... 資裝速赴行在萬目閱視眾... 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 者宜措之於後故武王冠殷... 而為之者蓋美其不失先後... 清廟震驚三時之祀當今所務... 傳先往迎復神主脩整郊壇... 弔恤死義慰撫有功綴緝... 從官暢鬱連環將忠直官失職... 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 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宜後... 則理國之義差古之興王必慎... 不慎乎且散失內人已經累月... 私其人若稍有知不求當自陳... 憂匱自因寇亂喪亡頗有大於... 孽尚繁群情未一因而善撫猶... 昔人所以掩絕纓而飲盜馬者... 衣者美人... 使... 而... 明者不為天下固多美人何必... 臣曰是不祥人也天下多美人...

是皆宜後不可先也宜後而元則為君之道喪宜先而後... 則理國之義差古之興王必慎於此陛下將務興復又安可不慎乎且散失內人已經累月既當離亂之際必為將卒所私其人若稍有知不求當自陳其其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憂匱自因寇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聞搜索懷懼必多餘孽尚繁群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于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絕纓而飲盜馬者... 衣者美人... 使... 而... 明者不為天下固多美人何必獨在於此... 臣曰是不祥人也天下多美人...

者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不忘危理不忘
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春秋傳曰或多難以固其國或
無難以喪其邦左昭公四年司馬遷謂晉侯曰或多難以固
誠以處危則思安之情切遭亂則求理之志深切於思安深
於求理國之固也不亦宜乎及夫居安而驕恃理而怠驕則
縱肆其奢欲怠則厭惡於忠言奢欲日行忠言日梗國之喪
也不亦宜乎昔衛獻出奔久而復國大夫迎於境者執其手
而與之言迎於門者頷之而已左襄公五年衛侯將入大夫
言其驕怠之易生也齊桓將圖霸功管
仲戒之以無忘在宮
管子語威公管子仲鮒反牙甯威四人
人壽年總數也奉其而起曰使公無忘出如多時也使管子
無忘東縛在魯也使無忘無忘無忘無忘無忘無忘無忘無忘
日寡人與二大夫無忘夫子懼其情志之易變也今臣亦願
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

陛下企患危固國如不及微忘亂憂國如探湯以在官為書
紳之規以衰衛為覆車之鑒則猶以為帝範理致時雍與夫貪
逸欲而蹈禍機其利害亦云遠矣所令撰賜渾瑊詔未敢承
言伏惟聖裁此美既上德宗雖七



變舊將還宮胡論發日八

右先頒勅旨已定行期所司供承亦聞粗備但以霖潦方甚
道路阻艱眾情同憂莫敢論奏二發日漸逼陰雲尚繁小大
嗷嗷愁懼轉甚臣雖庸鈍亦竊揣量豈不知元惡初平餘氛
未殄乃是逆順將分之際吉凶多變之時須速鎮安理宜促
駕回使霖潦為害人功可施其備禦由於智能其役用止於
煩費其所患不及於性命其可憂但在於人臣則當公私鑿
財上下竭力務寧大業奚恤斷勞各應叶奉聖親安敢復忤

成命良以饜斜峻阻素號畏途緣側逕於巔岩綴危接於絕
壁或百里之內歷險且千或一程之中涉水數四若遇積雨
滯浸羣峰澗流巨石崩奔旬隱相繼深谷淋漓漫往來不通悉
非功力之所支籌略之所過斯須之頃跬步之間倉遑遽歿
皆不可測匹夫單騎尚且過防况萬乘時行千官景從而可
蹈不存之險冒無禦之災乎如或磴路崩闕道淹圯環衛
之儀少缺駕車之馬激驚縱有億徒何所為用陛下欲無駭
慮其可得乎文或露滯更深谿澗皆溢逕路既絕傳送無由
連山萬重進退不可一日之食將如之何陛下欲無軫憂固
亦難矣人主舉措宜圖萬全必先事以防危不臨危而求幸
幸而獲濟貽媿已深不幸罹災追悔何及孔子曰欲速則不
達誠哉是言臣今非敢阻陛下欲速之情但願以不達為慮

耳倘迴膺百少俟開晴則發期雖延涉路無滯不疾而速允
叶乾行知幾其神是謂天監竊聞群議輒以上陳懷之懇誠
實冀昭納

請釋趙貴先罪狀

貴先本齊映部將賊漢給以通駕遂遣劫制按以
偽官賊此既平諸將以其後逆請誅之賢謂貴先
之罪出於誘陷乞
加原貸乃上此奏

右欽淑奉宣聖旨前者共卿商量趙貴先欲恕其罪朕朝來
更問諸將皆云貴先順從朱泚則是逆人合依常刑不可寬
捨衆人意既如此應難釋放卿宜知悉有臣愚以為貴先從
逆之罪法當不容貴先陷身之由情則可恕陛下所議矜宥
原其情也諸將所請誅戮據於法也據法而除君之惡者人
臣之常志原情而安衆之危者人主之大權臣主之道既殊

通軌之方亦異言各有當財各有宜事或踈駁而無傷此之謂也往以襄城告急詔令隴右發兵齊映率眾東行貴先即其部將于時軍至昭應適遇駕幸奉天齊映馳歸鳳翔貴先獨守營幕進無摠帥退闕亂兵遂為賊訛所招給以同迎鑾與訛既反狀未露實先安得不從已受邀留遂遭劫制身縻偽職兵隸兇徒雖居賊中亦不見任音未事跡簡在天心臣亦親奉德音非獨聞於傳說其於情狀頗有足矜所可受責之辜唯在不能守節而死耳貴先儻能守節即是忠烈之徒固獲褒旌豈資寬捨凡所議讞蓋緣獄疑罪疑惟輕實編令典皆從罔理亦載聖謨况復懷光未殲希烈猶熾遭罹誘陷其類實繁今京邑初平皇猷更始乃是汙俗觀化之日聖王布德之時所用刑章尤宜審慎一輕一重理亂攸生宥之以

恩則自新者咸思歸命斷之以法則懷懼者姑務偷生衷心既偷賊勢思固不忍一朝之忿而貽累歲之憂苟循匹夫之談以興億眾之役為計若此夫何利之有焉曩者羯胡亂華染汙十吏肅宗興復累降赦書罪止渠魁餘所不問河朔遺孽既聞德澤之弘被且幸膺汙之見原人人皆自怨尤各悔歸國之晚及乎三司按罪繼用嚴科未降之流復喜得計慶緒將消而再結思明已附而重攜浸長厲階至今為梗唐史崔崇節深州人肅宗至鳳翔崇節禮儀使二京平為三司使崇節既殘忍希帝旨欲深文繩下乃建議王官陷賊者陳希烈等從蕭華自賊中來因言王官重為方慶緒等皆全州州間庶平王官宜認釋希烈等皆相顧愧悔不聞崔豈不以任法吏而屬權道小不忍而亂大謀者乎昔漢高帝既定四方見諸將往往偶語謀反乃問張良曰為之奈何良曰陛下所最恨者

為誰帝曰雍齒與我有舊而數害我良曰今急封雍齒則人
 人自堅矣帝用良計諸將果安皆不雍齒且侯吾屬何患賜
 社蓋以圖霸王者不牽於常制安反側者固念於宿瑕今陛
 下有漢高之英貴先無雍齒之讐加戮不足威暴逆於全可
 以定危疑明恕而行此語見左威德斯在何所為慮尚勞於
 違微臣區區上言蓋為將來張本此非首惡皆願從寬庶使
 負累之徒莫不聞風而化消姦克誘惑之計開叛亂降附之
 門此其大機不可失也陛下前意固為善矣伏惟不為浮議
 所移

論替換李楚琳狀

德宗甫至漢中即欲以漢中代
楚琳鎮鳳翔費上奏以為不可

右欽淑奉旨聖旨李楚琳不可久任前期欲候朕到日簡擇

一人替楚琳充節度使楚琳別與一官便隨朕歸京既有迎
 駕諸軍威勢甚盛因此替換亦是權宜卿宜商量穩便否者
 臣聞王者有作先懷求圖謀必可傳事必可繼不因利以苟
 得不乘便而幸成故能上下相安而理可長久也彼楚琳者
 固是亂人乘國難而肆逞其姦賊邦君而篡居其位楚琳乘

亂遂殺張鑑自稱
留後詳見上注按以典法是宜楚琳繼之以寵榮逮至南

既屬多虞不違致討乃分之以旄鉞又繼之以寵榮逮至南
 巡頗全外順道途無壅亦有賴焉雖朝命累加蓋非復已然
 王言一出則不可渝縱關君臣之恩猶須進退以禮今若因
 行幸之威勢假迎扈之甲兵易置以歸是同虜執以言乎除
 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禍變繁興為日久矣負釐居
 位豈唯一人以此時延後將安入以此無補維其感懷音漢

高僞遊韓信見獲功臣繼叛天下幾危征伐紛紛以至漢代

史陳丞相世家出家人有告楚王韓信反者平教高帝信即令武王
因就擒信乃南出雲夢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見信即令武王
執縛自是諸侯反者九起其徵待之不可也如此陛下得不
高帝因言陳稀竟以疾崩

為至刑哉議者謂之權且臣又未諭其理夫權之為義取類

權衡衡者秤也權者鍾也故權在於衡則物之多少可準權

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禍

也必擇輕而避重苟非明哲難盡精微故聖人貴之乃曰可

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知機之難也今者用

平大亂將復天衢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

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

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智君上行之必失眾

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

夫以韓信才略當時莫儔且負嫌疑已遭告訐縱之足以亂

區宇除之可以安國家幸而成擒猶謂失策當時被攻戰之

害百代流詭詐之機况楚琳卒伍凡材斷養賤品因時獲擢

得肆猖狂非有陷堅殲敵之雄出奇制勝之略頗同狐鼠乘

夜睚眦晨光既升勢自踈縮令郊畿已又武衛方嚴汧隴鎮

堅於其西邠涇扼制於其北顧是岐下若居掌中以楚琳瑣

劣之資處掌中控握之地縱令踣躡何惡能為願陛下姑務

含弘普安反側從駕遏止錄功犒勤數肆肯之恩布惟新之

令然後召韋臯楚琳俾入分文武之職擇元勳宿望命出摠

岐隴之師則彼承詔欣榮奔走不暇安敢蠱弄復勞誅鋤措

置得且萬無一跌何遽過動不為後圖仰希睿聰試更詳慮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置書

昨日欽淑奉宣聖旨示臣馬燧渾城等奏平懷光收河東狀

馬燧傳時天下早蝗軍中艱食多請有懷光者燧乃入朝為天子自言之云得二十一日燧請即河中帝許之燧乃與韓瑊

等合因說降賊將徐廷光等歸燧燧遂風道去燧濟河兵八萬韓瑊下是日賊將牛名俊斬懷光降乃誅其黨其他脅附悉

滅之不問兼令臣商量須作何處置令欽淑奏來者兇梗賊

月河中平兼令臣商量須作何處置令欽淑奏來者兇梗賊

大略已附欽淑口陳使轉傳言恐未盡意謹復薦其固陋願

陛下少留察焉臣聞禍或生福福亦生禍喪有得之理得有

喪之端故晉勝鄱陵范寔祈死左成十六年晉楚遇於郟陵

師敗績文子使其祝宗祈死曰君薨後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愛我者唯祝我速死无及於難也范氏之福也七年六月

上寔卒不及一年二郟誅方吳克勁越夫差殄殃吳王夫差

既敗此會諸侯於黃池六月越王勾踐伐吳是知福不可

以真激幸得不可以常觀觀居福而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

而忘喪則其喪必臻臣竊懼請說希旨之徒險躁生事之輩

幸兇醜覆亡之會揣英主剛平之心必將競效甘言誘開利

欲謂王師所向莫敵謂餘孽指顧可平請迴蒲版之戈復起

淮以之役謂欽淑以平李懷光之師斯議一啓必有亂階故微

臣姑以生禍為憂而未敢以獲福為賀也何則建中之難其

事可徵始以蓄憾而隘於含容或以承襲而輕於戰伐故文

喜之討涇上之瘡痛未平朱山傳云建中初以李懷光代

更相憐懼留後刘文喜因劫與以叛詔懷光崇義之征漢南

與朱山傳云建中初以李懷光代崇義之征漢南非不誅也伐叛之師非不克也介焉之斷非不堅也赫斯之

怒非不逞也然以人不見恤惟裁直聞有辜無辜不敢自保

是以抱釁反側者懼鈇鉞之次加畏禍危疑者慮猜譖之災
及遂乃齟結以拒討狼顧以背恩彌兩河而亘淮夷盡三輔
而盜京邑鑿駘為之再駕行宮至於官園于時海內大搖物
情幾去天命莫保於寸晷王威不出於一城邦國之杌隍艱
屯綿二聯二若包桑贅旒幸而不殊者屢矣勢之危窘實足
寒心非有曩時能熊羆翕翕之師雷霆奮發之勢武庫劔戟之
利帑藏財賦之殷其所以施令率人取威定亂比於建中之
始豈不至微至殺哉然而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
號知黷武窮兵之長亂知急征重斂之勦財知殘人肆欲之
取危知違衆率心之檢慝知悉庶困極之興怨知上下鬱堙
之失情德音渙然與之更始所在宣敷之際聞者莫不涕流
雖或兇獲匪人亦為之歎歎本傳云贊皇為帝言今盜徧天

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无不感動流涕後李抱真
入朝為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賊今至山東上卒聞者皆

飛馬集于泮林食消後冷為和氣田是姦回易慮黎獻歸心

假王畔換之夫削偽號以請罪如潘鎮傳貞元元年赦天下

賊觀費首鼠之將壹純誠以効勤流亡凍餒者希保於室家

屯戍戰爭者冀全其性命德澤將竭而重霽君臣已絕而更

交天下之情翕然一變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再來曩以

百萬之邦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

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群帥之博臣禮拒天誅圖活

而不圖亡又明矣尚恐陛下以臣言之畧而未喻也請復循
其本而申備之往以河朔青齊同惡相扇擁戎據土易代不
庭陛下耻王化之未同忿姦戾之靡格於是發六軍神策河

陽河東澤潞朔方之騎士以徂征于北謂朔方命永平汴寧

幽隴江淮閩嶺之將卒以奮伐于南謂嶺南整國家庶務以

贍軍士公私莫既以牧馬弄斂周於萬類徵徭被於八荒勞

已甚矣威亦盛矣既而曠日綿歲老師費財兩河之寇患有

加無膠而邦本已始覆矣泊涇卒鳴亂泚戎構災並見豺狼

整居於禁闈復偷擇肉於馳道河朔閉罪之眾布路而歸宋

郊仗順之師止壘不暇于斯之亂海內沸騰儻有問鼎之雄

圖滔天之巨猾幸災乘間何所不為既而悅納之儔謂田悅

咸自斂縮內無非望之議外無軼境之侵及聞天澤條瑕制

書復野謂田悅曾不帶芥

望風款拜爭馳表章唯恐居後謂拜田悅為右僕射封沂陽

郡王悅衆心然聽命拜王

知是時假兵威謂田悅流懸于俞安之輩懷生畏死蠢動之大

情慮危求安品物之恒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

為心以百姓之心為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

使家家自盛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同焉人苟遂矣君亦

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主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

安之術攝彼於死地而求此之又安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

借彼於危地而求此之又安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是以

昔之聖王知生者人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則

下下之樂兼得矣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共

其安則公私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當外

祭其壘強之由內省於撫馭之失備近以來遠檢身而率人

故書曰惟于戈省厥躬又曰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孔

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此其證也
如或昧於懷柔務在攻取不徵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
孚惟峻威是臨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曝之原野輕人
如草芥而勦之鉅鋒叛者不賓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
刑是使負釁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編氓以困
於紆軸而思變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歸萬情相攻亂豈有
定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兵孽禍結變起
百端故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
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
牆之內矣此蓋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爲明鑑元龜
貫百王而不易者也事乃反覆得無懼乎夫理有必然則殊
途歸於同轍言有至當則異代應如合符頃以東北直隸職
貢廢闕陛下忿其違命大舉申兵至今逆泚誘姦乘釁而動
所備之寇猶遠介於河山不虞之戎已竊發於都輦蕭牆之
戒不其信歟前車之訓既如彼近事明驗又如此所以德音
敘哀痛之情悔征伐之事引衆庶以咎已布明信以示人既
往之失畢懲莫大之辜咸宥約之以省賦誓之以息兵由是
億兆汗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下盛德之言革
面易辭具備臣禮其於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黨
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
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則履禍之態復興自京
邑底寧乘輿旋返萬懷光耀亂天討又行息兵之言我則未
復山東群帥所以未敢生亂者蓋爲河中之地密近王城迫
於朝夕之虞不得不翦除之爾今若收轍移旆復指淮西則

淮西元兇必將狂脅其同惡之徒開說於新附之帥謂之曰
奉天息兵之旨乃因害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是以
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以及則
之番素秋心懷俯首者能不為之動心哉心既動則必
身賈疾之憂憂既盈則盈以辱亡國塞之病夫病同者
越而相感憂同者不邀結而自親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建中
之禍勢必重興以國家再造之初當由群孽息首之後決來鳴
吠或肆奔衝討之則我力未遑繼之乃寇為斯甚巨患竊以
為禍非細未審陛下何方以待之若有其方悔之可也如其
未有願陛下勿輕易為凡將圖終必在慎始禍幾一發難可
復治臣請盟陳當今維馭之所宜唯聖主省擇萬一夫君之
大柄在惠與威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而用威則不畏威而

卷之六

一

一

一而惠則不懷苟知夫惠之可懷而廢其取威之具則所敷之
惠適足以示弱也其何懷之有焉苟知夫威之可畏而遺其
施惠之德則所作之威適足以召敵也其何畏之有焉故善
為國者宜惠以養威蓄威以尊惠威而能養則不挫惠而見
尊則有恩是以惠與威交相畜也威與惠互相行也人主之
欲柔遠人而服強暴不明斯術之要莫之得焉今皇運中興
天禍將悔以還泚之偷幸一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
周相次梟殄實眾厲驚心之日群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
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
賊之威以行惠者河中梁汴之黨悉無所問赦淮右僭運之
罪咸與惟新蠲貸疲甿休罷戰士待住歲息兵之令以彰信
丕大君含垢之德以布仁俾萬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

王心如是則威不用而復如神明惠不費而懷如父母凡在
危疑懼討者必將曰誰有借逆之罪且赦矣吾屬何患焉凡
在脅從同惡者必將曰河中染汙之黨且宥矣吾屬何病焉
凡在倦苦思安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之師抑而不騁信乎
其罷征矣凡在凋殘望理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嫉亂之憤
忍而不聽信乎其恤隱矣天下之心皆此而禍亂不息理道
不行者無之臣所未敢保其必從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
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
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覲於天地之間耳縱
未順命斯為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無類以求助其計不
通厚無部曲固谷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敢陛下但勅諸鎮
各守封疆波既氣奪義窮是乃陛下之虜不有人禍則當鬼
誅朝廷務崇德以待之臣固知其必不逃於所揣矣古所謂
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今若不顧德宜復興戎役濟
成而慮捨易而即難是棄明信而務忿心假敵辭而資寇
揆窮者不暇恤勞者不得居國之安危或未可保此乃成敗
理亂之所繫願陛下難之慎之區區上干憂情在此億萬遺
納廷章不疑所行謹當具其招諭之辭詳陳備禦之畫伏俟
宣行方以聞

註陸官八奏議卷之七

水田

請許臺省長安舉薦屬吏狀

德宗始任楊炎肅祀引由私黨誅降忠良天下然
疾正元後繼文其失雖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必反
覆參詰乃得下及贊業政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
其屬有不職坐宰者帝初許之咸言諸司所宰皆
親黨招賂債元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
贊遂上此奏帝雖嘉之然卒停薦士詔

今月十七日顧少連延英對延奉宣密旨卿先奏今臺省長
官各舉屬吏近聞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
得實才此法甚非穩便已後除改卿宜並自揀擇不可信任
諸司者臣以聞劣謬當大任果連官謗上貽聖憂過蒙恩私
曲降慈誨感戴循省竊與不寧緣是密日特宣不敢對眾陳
謝祗稟成命所宜必行恭惟聖規又合無隱苟有不達安敢
勿言雖知塵煩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

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
考則巧偽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譽華則趨競彌長而沈
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異能
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活名飾貌者不容其偽故孔子
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觀視而察
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

吏辟舉之制

漢制其州郡佐史自長史以下皆太守判反自
辟當時如杜向則舉震所辟李膺則胡廣所辟

唐制其節度官屬自判官以下得自辟宰未報則結書已
命則同正當時如杜南則嚴武所辟韓愈則董晉所辟

此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敷行能息馳驚也昔周以伯冏為太
僕命之曰慎東乃寮罔以巧言令色誣僻側媚其惟吉士是

則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策察屬之明驗也漢
朝務求多士不唯公府辟已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

為郎西漢制郎二千五百人選入之初雜居二署漢書郎中六百人

省有闕即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舉充選此其明驗

也魏晉已後暨于國初採擇庶官多由選部唯高位重職乃

由宰相考庶官之有成效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為吏部

尚書中外虛員多所放授晉書山濤為吏部尚書居選部十餘年每

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答曰黃散

已下悉委蔡廓猶憤恚以為失職遂不之官南宋蔡廓傳廓

謂左丞傅隆曰選皆出我手隆言之執政徐羨之曰黃散已

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位盡合陳在台司此其明驗

也國朝之制庶官五品以上制勅命之六品已下則並旨授

制勅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蓋吏部

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

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唐選志開元十八年

書始於開元格而賢愚一察必與格合乃得銓授限在自起

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格令至

今不刊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相選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

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命議而重已權廢公舉而私

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任眾之道

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動

淹旬朔姑務應用難盡當才豈不以薦舉凌遲人物衰少居

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咸熙固亦難矣

臣竊驚鈍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竊位之懼且

之知人之明自揣庸虛歎難上報唯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
 以彙征落至三公之門令臆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度考課
 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無帶用朝不乏才以此為
 酬恩之資以此為致理之具爰初受命即以上陳求賢審官
 粗立綱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
 因察舉勞效須加獎任者並宰臣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
 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
 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眾以公明章得失得賢則進
 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廢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
 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所舉魏文侯謂李
 有言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魏成則翟璜一子
 何如克曰君弗察故也君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
 幸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為富視其所不為富視其所
 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特克哉即此義也自家允許即以宣

奏六

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
 薦延多歷事任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
 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陸
 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為
 崇任輔弼博採輿論可謂聖德之盛者也然於委任責成之
 道聽言考實之方闕邪存誠猶恐有闕所謂委任責成者將
 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人慎謀其始既謀其始詳慮其終
 終始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疑待
 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于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協于初
 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為辭
 夫如是則苟無其才孰敢當任苟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
 聖王委任責成無為而理之道也所謂聽言考實虛受廣納

弘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辨言之真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即謂是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即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明辯為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考其實既得其實又察以情既盡其情復稽於眾眾議情實必參利得然後信其說獎其誠如或矯誣亦實明罰夫如是則言者不壅聽者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陷不辯之冤此古之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既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觸類而長罔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恒必由之昔齊桓公將啓霸於管仲以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霸也事見管子所謂小人者不必乘懷險詖故覆罪家蓋以其意性儉邪趣尚狹促以沮議為出眾以自異為不群趣近利而昧遠圖効小信而傷大道故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夫以能信於言能果於行唯以硜硜然近不克弘通寬尼猶謂其小人管仲尚憂其害霸況又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聖旨以為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罪其人受賄其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實於臣臣復以事實於主若便首伏

則據罪抵刑如或有詞則付法關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謂善
者亦反其辜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
何必負其姦賊不加辯詰私其公議不出士名使無辜見疑
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
便令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
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詣多士備閱群才若令悉
命群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易明駁以暗投
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
臣安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字有不涉
私誘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為所賣其
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
詣識踵前項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前轍

之失也

晏子春秋曰

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善焉必不

如人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

官謹更審屬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

聞謬之責人之常性真不愛身况於臺省長官皆是當朝高

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于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

尚書左右丞侍郎及侍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

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

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為

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一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

察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且無求備於一人

無責人於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

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

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詳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徼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是故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多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實于周行既任於事者於是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踰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乏人用常乏人則懼曠庶職懼曠庶職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浸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望得彌失務精益求精源流未見

其可臣欲詳徵舊說伏恐聽覽為煩粗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而課責嚴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

夫后不惜賢位以籠四方豪傑當請有祀推脫之語而一時所待如姚崇宋璟輩皆足

以建開元之大此乃近於求才貴博考課貴精之効也陛下

速往時蓋由鑒賞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但速登延之路罕施練駁之方遂使先進漸益凋訕後來者不相接

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羶滯立成此乃失於選才

大精制法不一之慮也德宗天大精制法不一之慮也

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乘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雖易

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為害

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

不為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錄長

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加

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

孰免譏嫌昔子貢問於孔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

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

不善者惡之蓋以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

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

長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下慎選宰臣必以為重於庶品

精擇長吏必以為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

則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

其事且又不辨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

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

已乎臣之切言固非為己所措者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遇之

恩輒因陳謝布露少聞

請遣使臣宣慰諸道漕州縣狀

右顯得益鐵轉運及州縣申報霖雨為災彌月不止或川瀆

泛漲或穀谷奔流淹沒田由損壞屢令又有漂溺不救轉徙

乏糧喪亡流離數亦非少臣等任職台輔職調陰陽一物失

宜尸曠斯在五行愆度愚責何逃陛下德邁禹湯怒人咎已

臣等每奉詔日信憂懼惟恐以罪戾在公今不敢煩煩請罪前

者尚陳事體且遣使撫綏陛下尚謂其來人所損殊少即
議優卹恐長姦欺臣等旬日以來更審借訪類會行旅所說
悉與申報符同但恐所聞聖聰或未盡陳事實夫流俗之弊
多徇諛諛揣所悅意者則侈其言度所惡聞者則小其事制
備失所恒病於斯初聞諸道水災臣等屢訪朝列多云無害
於物以為不足致懷退省其私言則頓異霖潦非可諱之事
縉紳皆有識之人與臣比肩尚且相媚况乎事或曖昧人或
瑣微以利己之心希至尊之旨其於情實固不易知如斯之
流足誤視聽所願事皆覆驗則冀言無詐欺大明照臨天下
太幸也昔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人之父母孔子對
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謂人之父母矣見孔子蓋以君
人之道子育為心雖深居九重而慮周四表雖恒處安樂而
憂及困窮近取諸身如一體之於四肢其疾病無不恤也遠
取諸物如兩曜之於萬類其盛照無不均也故時有凶害而
人無流亡恃天聽之必聞知上澤之必至是以有母之愛有
父之尊古之聖王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用此術也
今水潦為敗綿數十州奔告于朝日月相繼若哀其疾苦固
宜降旨優給饋餼其訖欺亦當遣使巡視安可徇往來之浮
說忘惠卹之大歟失人得財是將焉用况災害已甚申奏亦
頻縱不蒙恩復除自當准式蠲免待失事無資國儲恐須
速降德音深示憂憐分道命使明勸中必寬息征徭省察寬
濫應家有溺死及漂沒居產都盡父子不存必者各量賜粟
帛便委使臣與州府據以當賑官物給付其損壞廬舍田苗
者亦委使臣與州府據以復作分數等第聞奏量與蠲減租

統如此則歿者蒙嗾酌之惠存者霽煦嫗之恩霈澤下施孰
不欣戴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若不失人何憂之用臣等
已約支計所費亦不甚多僅蒙聖恩允從即具條件續進又
聞聖人作則皆以天地為本陰陽為端慶賞者順陽之功故
行於春夏刑罰者法陰之氣故用之秋冬事或愆時人必罹
咎是以月令所載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立隰水潦夏行冬
令則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典籍垂誠言固不誣天人同符理
當必應既有繫於舒慘是能致於災祥頃自夏初大臣得罪
吳通元傳通元與弟通微亦嘗參事素與陸贄不相得參從
子申與通元兄弟共謀誘贄帝大怒罷參事相賜通元死於
長城驛乃杖殺申尋亦殺參諸贄黨並累其徒實繁邦憲已
實並逐去時正元八年四月也親黨並累其徒實繁邦憲已
行宸嚴未解畏天之怒中外竦然若以月令推之水潦或是
其應雖天所降沴不在郊畿然海內為家無論遐邇伏願滌
瑕以德消沴以和威惠之相濟合宜陰陽之運行自序臣等
不勝觀災慙者之至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右奉進止淮西管內真賦既闕所緣水損簡擇宣慰使此道
亦不要遣去者臣聞聖王之於天下也人有不得其所者若
已納之於隍故夏禹泣辜劉向殷湯引罪湯詰蓋以率土之
內莫非王臣或有昏迷不恭是由教化未至常以善教則無
棄人老子自希烈亂常汙染淮甸職貢廢闕責當有歸在於
編氓豈任其咎陛下息師含垢宥彼渠魁惟茲下人又罹脅
制想其翹望聖化誠亦有足哀傷僕弘善救之心當軫納隍
之慮今者遣使宣命本緣卹患弔災諸道災患既同朝廷弔
卹或異是使哀齊教者絕望懷反側者得詞棄人而固其寇

雖恐非所以為計也昔晉饑乞糴于秦大夫百里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卹鄰道也行道有福不然則請因而伐之穆公用百里奚之言拒豹之請且曰其君是惡其人何罪遂輸粟以救之其後秦饑乞糴于晉大夫魏射曰無損於怨而益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昔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不如與之惠公信魏射之謀違慶鄭之議遂閉糴以絕焉是歲晉國復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人終於秦繆霸強晉惠擒辱見左傳是知棄怨而施惠者可以懷敵計利而忘義者罔不失人此乃列國諸侯猶務恤鄰救災矧君臨天下而可使德澤不均被者乎議者多謂准右者饑國家之利臣等愚見以謂不然必若與有征之師問不庭之罪因災幸濟已爽德攻僮又難於用兵望其類若自

論

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弊利害之勢或未可知夫悍獸之情窮則攫搏暴人之態急則猖狂當其危迫之時尤資撫馭苟得招携以禮便可底寧備慮乖方亦足生患竊以帝王之道類與敵國不同懷柔萬邦唯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昔標有言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故能使億兆歸心遠邇從化猶有允迷不復必當人鬼同誅此其自取覆亡尚亦不足含怒今因裴輸有闕遂令施惠不均責帥及人恐未為允伏惟聖鑒重審裁量其所擇諸道使並未敢宣行伏候進止

裴延齡度支平中已贊薦李興帝優許之而自用裴延齡贊言延齡僻交驕妄不可用帝不所

右緣班宏喪亡

本傳中宏州人天寶中擢進士第正元初

書後判度支宏法附勳力是入官台以而臣今日面取進止

今當此選揔有四人杜佑盧徵李衡李巽

績用可稱杜佑京官軍中人所賞為水陸運使改度支兼判選

見李衡重賞州人三任給事中戶部侍郎李衡亦歷戶部

侍郎皆重賞州人三任給事中戶部侍郎李衡亦歷戶部

淮南未可移動盧徵又近改官令臣擇一人與江西追取李

衡者臣以支計之司當今所切常須銜制賅吏不可斯須闕

人待追李衡數月方到或恐綱條弛紊錢物隱欺李巽近追

到城請授給事中且令權判若處理稱職便除戶部侍郎如

材不相當則待李衡到別商量處分既免曠廢於事又得闕

試其能兩人之中必有可取陛下累稱穩便許依所奏施行

臣又退更詳思以為無易於此希顏適宣進止李巽度支

恐未相當且空與給事中朕更思量司農少卿裴延齡其公

清有才宜令判度支便進擬狀來其李衡亦從追取者伏以

周制六官實司理本家宰制國用量人為出司徒掌邦賦敷

教恤人今之度支兼此一柄准平萬貨均節百司有無懸遷

豐貶相補利害關黎元之性命費省繁財物之盈虛加以饋

餉邊軍資給禁旅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若非其人不可

輕授裴延齡僻矣而好動譏妄而多言遂非不悛堅偽無耻

本傳延齡資可刻以知一利事則下附一肆其請怪其進豈

獨有識深鄙義為流俗所當須列班行已塵清貫更居要重

必數大猷是將取笑四方貽殃兆庶尸祿之責固宜及於微

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伏願重循前議俯察愚誠更於

四人之中選擇取其尤者庶請命屬不系朝經延齡妄誕小

人任之交駭物聽臣雖執知不可猶慮所見未周趙憬眼疾

漸臻本傳懷麓西人正元中准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與陸贄同輔政後日即台儂兩待其朝
謂乞更參詳去邪勿疑天下幸甚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嶺南節度經略使奏近日船舶多往安南市易進奉事大實
懼關供臣公欽差判官就安南收市望定一中使與臣使司
同勾當庶免隱欺希願奏宣聖旨宜依者遠國商販唯利是
求緩之斯來擾之則去廣州地當要會俗號殷繁交易之徒
素所奔湊今忽捨近而趨遠棄中而就偏若非侵刻過深則
必招懷失所曾無內訟之意更興出位之思王毀積中是將
誰外珠飛境外後世子而安可復追書曰不貴遠物則遠人格
今既徇欲如此宜其殊俗不歸况又將蕩上心請降中使示
貪風於天下延賄道於朝廷黷汚清時虧損聖化法宜當責
事固難依且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若
緣軍國所須皆有令式恒制人思奉職孰敢闕供豈必信嶺
南而絕安南重中使以輕外使殊失推誠之弊又傷賤貨之
風望押不出



陸贄宣公奏議卷之七



重寶

好筆

